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 第三十卷 賣油郎獨佔花魁

年少爭誇風月，場中波浪偏多。有錢無貌意難和，有貌無錢不可。就是有錢有貌，還須著意揣摩。知情識趣俏哥哥，此道誰人賽我？這首詞名為《西江月》，是風月機關中撮要之論。常言道：

「妓愛俏，媽愛鈔。」所以子弟行中，有了潘安般貌，鄧通般錢，自然上下和睦，做得煙花寨內的大王，鴛鴦會上的主盟。

然雖如此，還有個兩字經兒，叫做「幫襯」。幫者，如鞋子有幫；襯者，如衣之有襯。但凡做小娘的，有一分所長，得人襯貼，就當□分；若有短處，曲意替他遮護，更兼低聲下氣，送暖偷寒，逢其所喜，避其所嫌，以情度情，豈有不愛之理？這叫做「幫襯」。

風月場中只有會幫襯的最討便宜，無貌而有貌，無錢而有錢。假如鄭元和在卑田院做了乞兒，此時囊篋俱空，容顏非舊，李亞仙於雪天遇之，便動了一個惻隱之心，將繡襦包裹，美食供養，與他做了夫妻。這豈是愛他之錢，戀他之貌？

只為鄭元和識趣知情，善於幫襯，所以亞仙心中舍他不得。你只看亞仙病中想馬板腸湯吃，鄭元和就把個五花馬殺了，取腸煮湯奉之。只這一節上，亞仙如何不念其情？後來鄭元和中了狀元，李亞仙封做汧國夫人，《蓮花落》打出萬言策，卑田院變做了白玉樓，一牀錦被遮蓋，風月場中反為美談。這是：

運退黃金失色，時來鐵也生光。

話說大宋自太祖開基，太宗嗣位，歷傳真、仁、英、神、哲，共是七代帝王，都則偃武修文，民安國泰。到了徽宗道君皇帝，信任蔡京、高俅、楊戩、朱勳之徒，大興苑囿，專務遊樂，不以朝政為事，以致萬民嗟怨，金虜乘之以起，把花錦般一個世界，弄得七零八落。直至二帝蒙塵，高宗泥馬渡江，偏安一隅，天下分為南北，方得休息。其中數□年，百姓受了多少苦楚。正是：

甲馬叢中立命，刀槍隊裡為家；

殺戮如同戲耍，搶奪便是生涯。

內中單表一人，乃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，姓莘，名善。渾家阮氏。夫妻兩口，開個六陳鋪兒。雖則糴米為生，一應柴炭茶酒，油鹽雜貨，無所不備，家道頗頗得過。年過四旬，止生一女，小名叫做瑤琴。自小生得清秀，更且資性聰明，七歲上送在村學中讀書，日誦千言，□歲時便能吟詩作賦，曾有《閨情》一絕，為人傳誦。詩云：

朱簾寂寂下金鈎，香鴨沉沉冷畫樓。

移枕怕驚鴛鴦宿，挑燈偏惜蕊雙頭。

到□二歲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通。若提起女工之事，飛針走線，出人意表。此乃天生伶俐，非教習之所能也。

莘善因為自家無子，要尋個養女婿來家靠老。只因女兒靈巧多能，難乎其配，所以求親者頗多，都不曾許。不幸遇了金虜猖獗，把汴梁城圍困，四方勤王之師雖多，宰相主了和議，不許廝殺，以致虜勢愈甚，打破了京城，劫遷了二帝。

那時城外百姓，一個個忘魂喪膽，扶老攜幼，棄家逃命。

卻說莘善領著渾家阮氏和□二歲的女兒，同一般逃難的，背著包裹，結隊而走。忙忙如喪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擔饑擔凍擔勞苦，此行誰是家鄉？叫天叫地叫祖宗，惟願不逢韃虜！正是：

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離人！

正行之間，誰想韃子倒不會遇見，卻逢著一隊敗殘的官兵。看見許多逃難的百姓，多背得有包裹，假意吶喊道：「韃子來了！」沿路放起一把火來。此時天色將晚，嚇得眾百姓落荒亂竄，你我不相顧，敗兵就乘機搶掠，若不肯與他，就殺害了。這是亂中生亂，苦上加苦。

卻說莘氏瑤琴，被亂軍衝突，跌了一交，爬起來不見了爹娘，不敢叫喚，躲要道旁古墓之中，過了一夜。到天明出外看時，但見滿目風砂，死屍橫路。昨日同時避難之人，都不知所往。瑤琴思念父母，痛哭不已。欲待尋訪，又不認得路徑，只得望南而行。哭一步，捱一步。約莫走了二里之程，心上又苦，腹中又饑。望見土房一所，想必其中有人，欲待求乞些湯飲。及至向前，卻是破敗的空屋，人口俱逃難去了。

瑤琴坐於土牆之下，哀哀而哭。

自古道：「無巧不成話。」恰好有一人從牆下而過。那人姓卜，名喬，正是莘善的近鄰，平昔是個游手游食，不守本分，慣吃白食、用白錢的主兒，人都稱他是卜大郎。也是被官軍衝散了同伙，今日獨自而行。聽得啼哭之聲，慌忙來看。

瑤琴自小相認，今日患難之際，舉目無親，見了近鄰，分明見了親人一般，即忙收淚，起身相見。問道：「卜大叔，可曾見我爹媽麼？」卜喬心中暗想：「昨日被官軍搶去包裹，正沒盤纏，天生這碗衣飯送來與我，正是奇貨可居。」便扯個謊道：「你爹和媽尋你不見，好生痛苦。如今前面去了，吩咐我道：『倘或見我女兒，千萬帶了他來，送還了我。』許我厚謝。」

瑤琴雖是聰明，正當無可奈何之際，「君子可欺以其方」，遂全然不疑，隨著卜喬便走。正是：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卜喬將隨身帶的乾糧，把些與他吃了，吩咐道：「你爹媽連夜走的，若路上不能相遇，直要過江到建康府方可相會。一路上同行，我權把你當女兒，你權叫我做爹；不然，只道我收留迷失子女，不當穩便。」瑤琴依允。從此陸路同步，水路同舟，爹女相稱。到了建康府，路上又聞得金兀術四太子引兵渡江，眼見得建康不得寧息；又聞得康王即位，已在杭州駐戰，改名臨安，遂趁船到潤州。過了蘇、常、嘉、湖，直到臨安地面，暫且飯店中居住。

也虧卜喬自汴京至臨安三千餘裡帶那莘瑤琴下來。身邊藏下些散碎銀兩，都用盡了，連身上外蓋衣服，脫下准了店錢，此剩得莘瑤琴一件活貨，欲行出脫。訪得西湖上煙花王九媽家要討養女，遂引九媽到店中看貨還錢。九媽見瑤琴生得標緻，讓了財禮五□兩。卜喬兌足了銀子，將瑤琴送到王家。

原來卜喬有智：在王九媽前，只說：「瑤琴是我親生之女，不幸到你門戶人家，須得軟款的教訓他，自然從順，不要性急。」在瑤琴面前，又只說：「九媽是我至親，權時把你寄頓他家。待我從容訪知你爹媽下落，再來領你。」以此瑤琴欣然而去。

可憐絕世聰明女，墮落煙花羅網中！

王九媽新討了瑤琴，將他渾身衣服換個新鮮，藏於曲樓深處，終日好茶好飯去將息他，好言好語去溫暖他。瑤琴既來之，則安之；住了幾日，不見卜喬回信，思量爹娘，噙著兩行珠淚，問九媽道：「卜大叔怎不來看我？」九媽道：「那個卜大叔？」瑤琴道：「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個卜大郎。」九媽道：

「他說是你的親爹。」瑤琴道：「他姓卜，我姓莘。」遂把汴梁逃難，失散了爹媽，中途遇見了卜喬，引到臨安，並卜喬哄他的說話，細述一遍。九媽道：「原來恁地。你是個孤身女兒，無腳蟹，我索性與你說了罷。那姓卜的把你賣在我家，得銀五□兩去了。我們是門戶人家，靠著粉頭過活，家中雖有三四個養女，並沒個出色的。愛你生得齊整，把做個親女兒相待。待你長成之時，包你穿好吃好，一生受用。」瑤琴聽說，方知被卜喬所騙，放聲大哭。九媽勸解良久方止。自此九媽將瑤琴改做王美，一家都稱為美娘，教他吹彈歌舞，無不盡善。長成一□四歲，嬌豔非常。臨安城中這些富豪公子，慕其容貌，都備著厚禮求見。也有愛清標的，聞得他寫作俱高，求詩求字的，日不離門。弄出天大的名聲出來，不叫他美娘，叫他做「花魁娘子」。西湖上子弟，編出一隻《掛枝兒》，單道那花魁娘子的好處：

小娘中，誰似得王美兒的標緻？又會寫，又會畫，又會做詩，吹彈歌舞都餘事。常把西湖比西子，就是西子比他，也還不如。那個有福的湯著他身兒，也情願一個死。

只因王美有了個盛名，□四歲上，就有人來請梳弄。一來王美不肯，二來王九媽把女兒做金子看成，見他心中不允，分明奉了一道聖旨，並不敢違拗。

又過了一年，王美年方□五。王九媽來勸女兒接客。王美執意不肯，說道：「要我會客時，除非見了親生爹媽，他肯做主時，方才使得。」王九媽心裡又惱他，又不捨得難為他，捱了好些時。偶然有個金二員外，大富之家，情願出三百兩銀子梳弄美娘。九媽得了這主大財，心生一計，與金二員外商議，若要他成就，除非如此如此。金二員外意會了。其日八月□五日，只說請王美湖上看潮。請到舟中，三四個幫閒，俱是會中之人，猜拳行令，做好做歉，將美娘灌得爛醉如泥。

扶到王九媽家樓中，臥於牀上，不省人事。五鼓時，美娘酒醒，已知鴛兒用計破了身子。自憐紅顏薄命，遭引強橫。自向牀邊一個斑竹榻上，朝著裡壁睡了，暗暗垂淚。金二員外又走來親近，被他劈頭劈臉抓有幾個血痕。金二員外好生沒趣，捱到天明，對媽媽說聲「我去也」。鴛兒要留他時，已自出門去了。

從來梳弄的子弟，早起時鴛兒進房賀喜，行戶中都來稱慶，還要吃幾日喜酒。那子弟多則住一二月，最少也住半月二□日，只有金二員外侵早出門，是從來未有之事。王九媽連叫詫異，披衣起身上樓。只見美娘臥於榻上，滿眼流淚。九媽要哄他上行，連聲招呼許多不是，美娘只不開口，九媽只得下樓去了。

美娘哭了一日，茶飯不沾。從此托病，不肯下樓，連客也不肯會面了。九媽心中焦躁。欲待把他凌虐，又恐他烈性不從，反冷了他的心腸；欲待由他，本是要他賺錢，若不接客時，就養到一百歲也沒用。躊躇數日，無計可施。忽然想起，有個結義妹子叫做劉四媽，時常往來，他能言能語，與美娘甚說得著。何不接他來，下個說詞？若得他回心轉意，大大的燒個利市，當下叫保兒去請劉四媽到前樓坐下，訴以哀情。

劉四媽道：「老身是個女隨何，雌陸賈，說得羅漢思情，嫦娥想嫁。這件事都在老身身上。」九媽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做姐的情願與你磕頭。你多吃杯茶去，免得說話時口乾。」劉四媽道：「老身天生這副海口，便說到明日還不乾哩。」

劉四媽吃了幾杯茶，轉到後樓。只見樓門緊閉。劉四媽輕輕的叩了一下，叫聲「姪女」。美娘聽得是四媽聲音，便來開門。兩下相見了，四媽靠桌朝下而坐，美娘傍坐相陪。

四媽看他桌上鋪著一幅細絹，才畫得個美人的臉兒，還未曾著色。四媽稱贊道：「畫得好！真是巧手！九阿姐不知怎生樣造化，偏生遇著你這個伶俐女兒。又好人物，又好技藝。」

就是堆上幾千兩黃金，滿臨安城走遍，可尋出個對兒麼！」美娘道：「休得見笑。今日甚風吹得姨娘到來？」劉四媽道：「老身時常要來看你，只為家務在身，不得空閒。聞得你恭喜梳弄了，今日偷空而來，特特與九阿姐叫喜。」

美兒聽得提起「梳弄」二字，滿面通紅，低著頭不來答應。劉四媽知他害羞，便把椅兒撥上一步，將美娘的手牽著，叫聲「我兒，做小娘的不是個軟殼鵝蛋，怎的這般嫩得緊？似你恁地怕羞，如何賺得大注銀子？」美娘道：「我要銀子做甚！」

四媽道：「我兒，你便不要銀子，做娘的看得你長大成人，難道不要出本？自古道：『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』九阿姐雖有幾個粉頭，那一個趕得上你的腳跟來？一園瓜，只看得你是個瓜種。九阿姐待你也不比其他。你是聰明伶俐的人，也須識些輕重。聞得你自梳弄之後，一個客也不肯相接，是甚麼意兒？都像你的意時，一家人口似蠶一般，那個把桑葉喂他？」

做娘的抬舉你一分，你也要與他爭口氣兒，莫要反討眾丫頭們批點。」

美娘道：「由他批點！怕怎地！」劉四媽道：「阿呀，批點是個小事，你可曉得門戶中的行徑麼？」美娘道：「行徑便怎的？」劉四媽道：「我們門戶人家，吃著女兒，穿著女兒，用著女兒，僥倖討得一個像樣的，分明是大戶人家置了一所良田美產。年紀幼小時，巴不得風吹得大。到得梳弄過後，便是田產成熟，日日指望花利，到手受用。前門迎新，後門送舊，張郎送米，李郎送柴，往來熱鬧，才是個出名的姊妹行家。」美娘道：「羞答答，我不做這樣事。」

劉四媽掩著口，格的笑了一聲道：「不做這樣事，可是由得你的？一家之中有媽媽做主。做小娘的若不依他教訓，動不動一頓皮鞭，打得你不生不死，那時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兒。」

九阿姐一向不難為你，只是因你聰明標緻，從小嬌養的，要惜你的廉恥，存你的體面。方才告訴我許多話，說你不識好歹，放著鵝毛不知輕，頂著磨子不知重，心下好生不悅，教老身來勸你。你若執意不從，惹他性起，一時翻過臉來，罵一頓，打一頓，你待走上天去！凡事只怕個起頭，若打破了頭時，朝一頓，暮一頓，那時熬這些痛苦不過，只得接客，卻不把千金價弄得低微了，還要被姊妹中笑話。依我說，弔桶已自落在他井裡，掙不起了，不如千歡萬喜，倒在娘的懷裡，落得自己的快活。」

美娘道：「奴是好人兒女，誤落風塵，倘得姨娘主張從良，勝造九級浮圖。若要我倚門獻笑，送舊迎新，寧甘一死，決不情願！」劉四媽道：「我兒，從良是個有志氣的事，怎麼說道不該？只是從良也有幾等不同。」美娘道：「從良有甚不同之處？」

劉四媽道：「有個真從良，有個假從良；有個苦從良，有個樂從良；有個趁好的從良，有個沒奈何的從良；有個了從良，有個不了的從良。我兒耐心聽我分說：「如何叫做真從良？」

大凡才子必須佳人，佳人必須才子，方成配偶。然而好事多磨，往往求之不得。幸然兩下相逢，你貪我愛，割捨不下；一個願討，一個願嫁，好像捉對的蠶蛾，死也不放。這個謂之真從良。怎麼叫做假從良？有等子弟愛著小娘，小娘卻不愛那子弟，本心不願嫁他，只把個『嫁』字兒哄他心熱，撒漫使錢，比及成交，卻又推故不就；又有一等癡心子弟，明曉得小娘心腸不對他，偏要娶將回去，拚著一注大錢，動了媽兒的火，不怕小娘不肯，勉強進門，心中不順，故意不守家規，小則撒潑放肆，大則公然偷漢，人家容留不得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依舊放他出來為娼接客，把『從良』二字，只當個撰錢題目。這個謂之假從良。如何叫做苦從良？一般樣子弟愛小娘，小娘不愛那子弟，卻被他以勢凌逼，媽兒懼禍，已自許了，做小娘的身不由主，含淚而行，一入侯門，如海之深，家法又嚴，抬頭不得，半妾半婢，忍死度日。這個謂之苦從良。如何叫做樂從良？做小娘的，正當擇人之際，偶然相交個子弟，見他性情溫和，家道富足，又且大娘子樂善，無男無女，指望他日過門，與他生育，就有主母之分，以此嫁他，圖個目前安逸，日後出身。這個謂之樂從良。如何叫做趁好的從良？做小娘的，風花雪月，受用已夠，趁這盛名之下，求之者眾，任我揀擇個□分滿意的嫁他，急流勇退，及早回頭，不致受人怠慢。這個謂之趁好的從良。如何叫做沒奈何的從良？做小娘的，原無從良之意，或因官司逼迫，或因強橫欺瞞，又或因債負太多，將來賠償不起，別口氣，不論好歹，得嫁便嫁，買靜求安，藏身之地。這謂之沒奈何的從良。如何叫做做了從良？小娘半老之際，風波歷盡，剛好遇個老成的孤老，兩下志同道合，收繩卷索，白頭到老。這個謂之了從良。如何叫做不了的從良？一般你貪我愛，火熱的跟他，卻是一時之興，沒有個長算，或者尊長不容，或者大娘妒忌，鬧了幾場，發回媽家，追取原價；又有個家道離零，養他不活，苦守不過，依舊出來趕趁。這謂之不了的從良。」

美娘道：「如今奴家要從良，還是怎地好？」劉四媽道：

「我兒，老身教你個萬全之策。」美娘道：「若蒙教導，死不忘恩！」劉四媽道：「從良一事，入門為淨；況且你身子已被人捉弄過了，就是今夜嫁人，叫不得個黃花女兒。千錯萬錯，不該落於此地。這就是你命中所招了。做娘的費了一片心機，若不幫他幾年，趁過千把銀子，怎肯放你出門？還有一件：你便要從良，也須揀個好子兒。這些臭嘴臭臉的，難道就跟他不成？你如今一個客也不接，曉得那個該從，那個不該從？假如你執意不肯接客，做娘的沒奈何，尋個肯出錢的主兒，賣你去做妾，這也叫做從良。那主兒，或是年老的，或是貌丑的，或是一字不識的村牛，你卻骯髒了一世？比著把你撩在水裡，還有撲通的一聲響，討得旁人叫一聲可惜。依著老身愚見，還是俯從人願，憑著做娘的接客。似你恁般才貌，等閒的料也不敢相扳，無非是王孫公子，貴客豪門，也不辱莫了你。一來風花雪月，趁著年少受用；二來作成媽兒起個家事；三來你自己也積攢些私房，免得日後求人。過了□年五

載，遇個知心著意的，說得來，話得著，那時老身與你做媒，好模好樣的嫁去，做娘的也放得你下了。可不兩得其便？」

美娘聽說，微笑而不言。劉四媽已知美娘心中活動了，便道：「老身句句是好話。你依著老身的話時，後來還要感激我哩。」說罷起身。

王九媽伏於樓門之外，一句句都聽得的。美娘送劉四媽出房，劈面撞著了九媽，滿面羞慚，縮身進去。王九媽隨著劉四媽再到樓前坐下。

劉四媽道：「姪女分執意，被老身左說右說，一塊硬鐵，看看溶成熱汁。如今你快快尋個復帳的主兒他必然肯就。那時做妹子的再來賀喜。」王九媽連連稱謝，是日備飯相待，盡醉而別。

後來西子湖上子弟們，又有只《掛枝兒》，單說那劉四媽說詞一節：

劉四媽，你的嘴舌兒好不利害！便是女隨何，雌陸賈，不信有這大才？說著長，道著短，全沒些破敗。就是醉夢中被你說得醒，就是聰明的被你說得呆。好個烈性的姑娘，也被你說得他心地改！

再說王美娘自聽了劉四媽一席話兒，思之有理。以後有客求見，欣然相接。復帳之後，賓客如市，捱三頂五，不得空閒。聲價愈重，每一晚白銀兩，兀自你爭我奪。王九媽趁了若干錢鈔，歡喜無限。美娘也留心要揀個知心著意的，急切難得。正是：

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臨安城清波門裡，有個開油店的朱老，三年前過繼一個小廝，也是汴京逃難來的，姓秦，名重。母親早喪，父親秦良，三歲上將他賣了，自己在上天竺去做香火。朱老因年老無嗣，又新死了媽媽，把秦重做親子看成，改名朱重，在店中學做賣油生意。初時父子坐店甚好，後因老得了腰痛的病，眠九坐，勞碌不得，另招個伙計，叫做邢權，在店相幫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四年有餘。朱重長成一七歲，生得一表人才，雖然已冠，尚未娶妻。那朱老家有個使女，叫做蘭花，年已二之外，有心看上了朱小官人，幾遍的倒下鉤子去勾搭他。誰知朱重是個老實人；又且蘭花醜陋，朱重也看不上眼。以此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

那蘭花見勾搭朱小官人不上，別尋主僱，就去勾搭那伙計邢權。邢權是望四之人，沒有老婆，一拍就上。兩上暗地偷情，不止一次。反怪朱小官人礙眼，思量尋事，趕他出門。

邢權與蘭花兩個裡應外合，使心設計。蘭花便在朱老面前假意撇清，說：「小官人幾番調戲，好不老實。」朱老平日與蘭花也有一手，未免有拈酸之意。邢權又將店中賣下的銀子藏過，在朱老面前說道：「朱小官在外賭博不長進，櫃裡銀子，幾次短少，都是他偷去了。」初次朱老還不信；接連幾次，朱老年老糊塗，沒有主意，就喚朱重過來，責罵了一場。

朱重是個聰明的孩子，已知邢權與蘭花的計較，欲待分辨，惹起是非不小。萬一老者不聽，枉做惡人。心生一計，對朱老說道：「店中生意淡薄，不消得二人。如今讓邢主管坐店，孩兒情願挑擔子出去賣油。賣得多少，每日納還。可不是兩重生意？」

朱老心下也有許可之意。又被邢權說道：「他不是要挑擔子出去，幾年上偷銀子做私房，身邊積攢有餘了，又怪你不與他定親，心中怨恨，不願在此相幫，要討個出場，自去娶老婆，做人家哩。」朱老歎口氣道：「我把他做親子看成，他卻如此歹意，皇天不佑！一一罷，罷，不是自身骨肉，到底黏連不上，由他去罷！」遂將三兩銀子把與朱重，打發出門。

寒夏衣服和被窩，都叫他拿去。這也是朱老好處。朱重料他不肯收留，拜了四拜，大哭而別。正是：

孝己殺身因謗語，申生喪命為讒言。

親生兒子猶如此，何怪螟蛉受枉冤？

原來秦良上天竺做香火，不曾對兒子說知。朱重出了朱老之門，在眾安橋下，賃下一間小小房兒，放下被窩等件，買個鎖兒鎖了門，便往長街短巷，訪求父親。連走幾日，全沒消息，沒奈何，只得放下。在朱老家四年，赤心忠良，並無一毫私蓄。只有臨行時打發這三兩銀子，不夠本錢，做什麼生意好？左思右量，只有油行買賣是熟間。這些油坊，多曾與他識熟。還去挑個賣油擔子，是個穩足的道路。當下置辦了油擔傢伙，剩下的銀兩，都交付與油坊取油。

那油坊裡認得朱小官是個老實好人。況且小小年紀，當初坐店，今朝挑擔上街，都因邢伙計挑撥他出來，心中甚是不平，有心扶持他，只揀潔淨的好淨油與他，簽子上又明讓他些。朱重得了這些便宜，自己轉賣與人，也放些寬，所以他的油比別人分外容易出脫。每日所賺的利息，又且儉吃儉用，積下東西來，置辦些日用家業，及身上衣服之類，並無妄費。心中只有一件事未了，牽掛著父親，思量「向來叫做朱重，誰知我是姓秦，倘或父親來尋訪之時，也沒有個因由」。遂復姓為秦。

說話的，假如上一等人，有前程的，要復本姓，或具札子奏過朝廷，或關白禮部、太學國學等衙門，將冊籍改正，眾所共知。一個賣油的復姓之時，誰人曉得？他有个道理。把盛油的桶兒，一面大大寫個「秦」字，一面寫「汴梁」二字，將油桶做個標識，使人一覺而知。以此臨安市上，曉得他本姓，都呼他為秦賣油。

時值二月天氣，不寒不暖，秦重聞知昭慶寺僧人要起個九晝夜功德，用油必多，遂挑了油擔，來寺中賣油。那些和尚們也聞知秦賣油之名，他的油比別人又好又賤，單單作成他。所以一連這九日，秦重只在昭慶寺走動。正是：

刻薄不賺錢，忠厚不折本。

這一日是第九日了，秦重在寺出脫了油，挑了空擔出寺。

其日天氣晴明，遊人如蟻。秦重繞湖而行，遙望景塘，桃紅柳綠，湖內畫船簫管，往來遊玩，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。走了一回，身子困倦，轉到昭慶寺右邊，到個寬處，將擔兒放下，坐在一塊石上歇腳。近側有個人家，面湖而住，金漆籬門，裡面朱欄內一叢細竹，未知堂室何如，先見門庭清整。只見裡面三四個戴巾的從內而出，一個女娘後面相送。到了門首，兩個把手一拱說聲「請了」，那女娘竟進去了。

秦重定睛觀之，此女容顏嬌麗，體態輕盈，目所未睹，准准的呆了半晌，身子都酥麻了。他原是個老實小官，不知有煙花行徑，心中疑惑，正不知是什麼人家。方在凝思之際，只見門內又走出個中年的媽媽，同著一個垂髫的丫鬟，倚門閒看。那媽媽一瞧著油擔，便道：「阿呀，方才要去買油，正好有油擔子在這裡，何不與他買些？」那丫鬟取了油瓶出來，走到油擔子邊，叫聲「賣油的」。秦重方才知覺，回言道：「沒有油了，媽媽要用油時，明日送來。」

那丫鬟也識得幾個字，看見油桶上寫個「秦」字，就對媽媽道：「那賣油的姓秦。」媽媽也聽得人閒講，有個秦賣油，做生意甚是忠厚。遂吩咐秦重道：「我家每日要油用，你肯挑來時，與你做個主僱。」秦重道：「承媽媽作成，不敢有誤。」

那媽媽與丫鬟進去了。

秦重心中想道：「這媽媽不知是那女娘的什麼人？我每日到他家賣油，莫說賺他利息，圖個飽看那女娘一回，也是前生福分。」

正欲挑擔起身，只見兩個轎夫抬著一頂青絹幔的轎子，後邊跟著兩個小廝，飛也似跑來。到了其家門首，歇下轎子，那小廝走進裡面去了。秦重道：「卻又作怪！看他接甚麼人？」

少頃之間，只見兩個丫鬟，一個捧著猩紅的氈包，一個拿著湘妃竹攢花的拜匣，都交付與轎夫，放在轎座之下。那兩個小廝手中，一個抱著琴囊，一個捧著幾個手卷，腕上掛碧玉簫一枝，跟著起初的女娘出來。女娘上了轎，轎夫抬起，望舊路而去。丫鬟、小廝俱隨轎步行。秦重又得細觀一番，心中愈加疑惑，挑了油擔了，洋洋而去。

不過幾步，只見臨湖有個酒館。秦重每常不吃酒，今日見了這女娘，心下又歡喜，又氣悶，將擔子放下，走進酒館，揀個小座頭坐了。酒保問道：「客人，還是請客，還是獨酌？」

秦重道：「有上好的酒拿來獨飲三杯，時新果子一兩碟，不用葷菜。」

酒保斟酒時，秦重問道：「那邊金漆籬門內是什麼人家？」

酒保道：「這是齊衙內的花園，如今王九媽住下。」秦重道：

「方才看見有個小娘子上轎，是什麼人？」酒保道：「這是有名的粉頭，叫做王美娘，人都稱為花魁娘子。他原是汴京人，流落在此。吹彈歌舞，琴棋書畫，件件皆精。來往的都是大頭兒，要□兩放光，才宿一夜哩，可知小可的也近他不得。當初住在湧金門外，因樓房狹窄，齊舍人與他相厚，半載之前，把這花園借與他住。」

秦重聽得說是汴京人，觸了個鄉裡之念，心中更有一倍光景。吃了幾杯，還了酒錢，挑了擔子，一路走，一路的肚中打稿道：「世間有這樣美貌的女子，落於娼家，豈不可惜！」

又自家暗笑道：「若不落於娼家，我賣油的怎生得見！」又想一回，越發癡起來了，道：「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。若得這等美人摟抱了睡一夜，死也甘心！」又想一回道：「呸！我終日挑這油擔子，不過日進分文，怎麼想這等非分之事？正是癩蛤蟆在陰溝裡想著天鵝肉吃，如何到口！」又想一回道：「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孫，我賣油的縱有了銀子，料他也不肯接我。」又想一回道：「我聞得做老鴛的專要錢鈔，就是個乞兒，有了銀子，他也就肯接了，何況我做生意的，清清白白之人？」

若有了銀子，怕他不接！——只是那裡來這幾兩銀子？」一路上胡思亂想，自言自語。

你道天地間有這等癡人！一個做小經紀的，本錢只有三兩，卻要把□兩銀子去嫖那名妓，可不是個春夢？自古道：

「有志者，事竟成。」被他千思萬想，想出一個計策來。他道：

「從明日為始，逐日將本錢扣出，餘下的積攢上去。一日積得一分，一年也有三兩六錢之數，只消三年，這事便成了；若一日積得二分，只消得年半；若再多得些，一年也差不多了。」

想來想去，不覺走到家裡，開鎖進門。只因一路上想著許多閒事，回來看了自家的牀鋪，慘然無歡，連夜飯也不要吃便上了牀。這一夜翻來復去，牽掛著美人，那裡睡得著：

只因月貌花容，引起心猿意馬。

捱到天明，爬起來就裝了油擔，煮早飯吃了，鎖了門，挑著擔子，一逕走到王九媽家去。進了門，卻不敢直入，舒著頭往裡面張望。王九媽恰才起牀，還蓬著頭，正吩咐保兒買飯菜。秦重認得聲音，叫聲「王媽媽」。九媽往外一張，見是秦賣油，笑道：「好忠厚人！果然不失信。」便叫他挑擔進來，稱了一瓶，約有五斤多重，公道還錢。秦重並不爭論。王九媽甚是歡喜，道：「這瓶油只夠我家兩日用，但隔一日，你便送來，我不往別處去買了。」

秦重應諾，挑擔而出。只恨不曾遇見花魁娘子。「且喜扳下主僱，少不得一次不見二次見，二次不見三次見。只是一件：特為王九媽一家挑這許多路來，不是做生意的勾當。這昭慶寺是順路，今日寺中雖然不做功德，難道尋常不用油的？」

我且挑擔去問他，若扳得各房頭做個主僱，只消走錢塘門這一路，那一擔油，儘夠出脫了。」

秦重挑擔到寺內問時，原來各房和尚也正想著秦賣油。來得正好，多少不等，各各買他的油。秦重與各房約定，也是間一日便送油來用。這一日是個雙日。自此日為始，但是單日，秦重別街道上做買賣，但是雙日，就走錢塘門這一路。一出錢塘門，先到王九媽家裡，以賣油為名，去看花魁娘子。也有一日會見，也有一日不會見。不見時費了一場思想，便見時也只添了一層思想。正是：

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此情無盡期。

再說秦重到了王九媽家多次，家中大大小小，沒一個不認得是秦賣油。時光迅速，不覺一年有餘。日大日小，只揀足色細絲，或積三分，或積二分，再少也積下一分。湊得幾錢，又打換大塊頭。日積月累，有了一大包銀子，零星湊集，連自己也不知多少。

其日是單日，又值大雨，秦重不出去做買賣，看了這一大包銀子，心中也自喜歡。「趁今日空閒，且把去上一上天平，見個數目。」打個油傘，走到對門傾銀鋪裡，借天平兌銀。那銀匠好不輕薄，想著賣油的多少銀子，要架天平，只把個五兩頭戥子與他，還怕用不著頭紐哩！秦重把銀包解開，都是散碎銀兩。大凡成錠的見少，散碎的就見多。銀匠是小輩，眼孔極淺，見了許多銀子，別有一番面目，想道：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」慌忙架起天平，搬出若大若小許多砝碼。秦重盡包而兌，一釐不多，一釐不少，剛剛一□六兩之數，上秤便是一斤。

秦重心下想道：「除了三兩本錢，餘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費，還是有餘。」又想道：「這樣散碎銀子，怎好出手？拿出來也被人看低了。見成傾銀店裡方便，何不傾成錠兒，還覺冠冕。當下兌足□兩，傾成一個足色大錠，再把一兩八錢傾成水絲一小錠。剩下四兩二錢之數，拈一小塊，還了傾錢。又將幾錢銀子，置下錢鞋淨襪，新褶了一頂萬字頭巾。回到家中，把衣服裝洗得乾乾淨淨，買幾根安息香，熏了又熏。揀個晴明好日，侵早打扮起來：

雖非富貴豪華客，也是風流好後生。

秦重打扮得齊齊整整，取銀兩藏於袖中，把房門鎖了，一逕望王九媽家而來。那一時好不高興！及至到了門首，愧心復萌，想道：「時常挑了擔子，在他家賣油，今日忽地去做嫖客，如何開口？」

正在躊躇之際，只聽得呀的一聲門響，王九媽走將出來。

見了秦重，便道：「秦小官，今日怎的不做生意，打扮得恁般濟楚？往那裡去貴幹？」

事到其間，秦重只得老著臉，上前作揖。媽媽也不免還禮。秦重道：「小可並無別事，專來拜望媽媽。」那鴛兒是老積年，見貌辨色，見秦重恁般裝束，又說拜望，一定是看上了我家那個丫頭，要嫖一夜，或是會一個房。雖然不是個大施主菩薩，搭在籃裡便是菜，捉在籃裡便是蟹，賺他錢把銀子，買蔥菜也是好的。便滿臉堆下笑來，道：「秦小官拜望老身，必有好處。」秦重道：

「小可有句不識進退的言語，只是不好啟齒。」王九媽道：「但說何妨，且請到裡面客房中細講。」

秦重為賣油雖曾到王家准百次，這客座裡交椅還不曾與他屁股做個相識，今日是個會面之始。王九媽到了客座，不免分賓而坐，對著內裡喚茶。

少頃，丫鬟托出茶來，看時，卻是秦賣油，正不知什麼緣故，媽媽恁般相待，格格低了頭只管笑。王九媽看見，喝道：「有甚好笑！對客全沒些規矩！」丫鬟止住笑，收了茶杯自去。

王九媽方才開言問道：「秦小官有甚話要對老身說？」秦重道：「沒有別話，要在媽媽宅上請位姐姐吃酒兒。」九媽道：

「難道吃寡酒？一定要嫖了。你是個老實人，幾時動這風流之興？」秦重道：「小可的積誠，也非止一日。」九媽道：「我家這幾個姐姐都是你認得的，不知你中意那一位？」秦重道：

「別個都不要，單單要與花魁娘子相處一齊。」

九媽只道取笑他，就變了臉，道：「你出言無度，莫非奚落老娘麼？」秦重道：「小可是個老實人，豈有虛情。」九媽道：

「冀桶也有兩個耳朵。你豈不曉得我家美兒的身份？倒了你賣油的灶，還不夠半夜歇錢哩！不如將就揀一個適興罷。」秦重把頸一縮，舌頭一伸，道：「恁的好賣弄！不敢動問，你家花魁娘子，一夜歇錢要幾千兩？」

九媽見他說耍話，卻又回嗔作喜，帶笑而言道：「那要許多！只要得□兩敲絲。其他東道雜費，不在其內。」秦重道：

「原來如此。不為大事。」袖中摸出這禿禿裡一大錠細絲放光銀子，遞與鴛兒，又道：「這一小錠，重有二兩，相煩備個小東。望媽媽成就小可這件好事，生死不忘。日後再有孝順。」

九媽見了這錠大銀，已自不忍釋手，又恐怕他一時高興，日後沒了本錢，心中懊悔，也要盡他一句才好，便道：「這□兩銀子，你做經紀的人，積攢不易，還要三思而行。」秦重道：「小可主意已定，不要你老人家費心。」

九媽把這兩錠銀子，收於袖中，道：「是便是了，還有許多煩難哩。」秦重道：「媽媽是一家之主，有甚煩難？」九媽道：

「我家美兒往來的，都是王孫公子，富室豪家，真個是『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』。他豈不認得你是做經紀的秦小官，如何肯接你？」秦重道：「但憑媽媽怎的委曲婉轉，成全其事，大恩不敢有忘。」

九媽見他分堅心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扯開口笑道：

「老身已替你排下計策，只看你緣法如何。做得成不要喜，做不成不要怪。美兒昨日在李學士家陪酒，還未曾回。今日是黃衙內約下游湖。明日是張山人一班清客邀他做詩社。後日是韓尚書的公子，數日前送下東道在這裡。你且到大後日來看。還有句話：這幾日，你且不要來我家賣油，預先留下個體面。又有句話：你穿著一身的布衣布裳，不像個上等嫖客，再來時，換件綢緞衣服，叫這些丫頭們認不出你是秦小官，老娘也好與你裝謊。」

秦重道：「小可一一理會得。」說罷，作別出門，且歇這三日生理不去賣油。到典鋪裡買了一件見成半新不舊的綢衣，穿在身上，到街坊閒走，演習斯文模樣。正是：

未識花院行藏，先習孔門規矩。

丟過那三日不提。到第四日，起個清早，便到王九媽家去。去得太早，門還未開。意欲轉一轉再來。這番妝扮希奇，不敢到昭慶寺去，恐怕和尚們批點。且到口景塘散步，良久又整轉來。王九媽家門已開了，那門前卻安頓得有轎馬，門內有許多僕從在那裡閒坐。秦重雖然老實，心下倒也乖巧，且不進門，悄悄的招那馬夫問道：「這轎馬是誰家的？」馬夫道：

「韓府裡來接公子的。」

秦重已知韓公子夜來留宿，此時還未曾別。重複轉身到一個飯店之中，吃了些見成茶飯，又坐了一回，方才到王家探信。只見門前轎馬已自去了。進得門時，王九媽迎著便道：

「老身得罪，今日又不得工夫了。恰才韓公子拉去東莊賞早梅。」

他是個長嫖，老身不敢違拗。聞得說來日還要到靈隱寺訪個棋師賭棋哩。齊衙內又來約過兩三次了。這是我家房主，又是辭不得的。他來時或三日五日的住了去，連老身也定不得個日子。秦小官，你真個要嫖，只索耐心再等幾時。不然，前日尊賜，分毫不動，要便奉還。」秦重道：「只怕媽媽不作成，若還遲中無失，就是一萬年，小可也情願等著。」九媽道：

「恁地時，老身便好主張。」

秦重作別，方欲起身，九媽又道：「秦小官人，老身還有句話：你下次若來討信，不要早了。約莫申牌時分，有客沒客，老身把個實信與你。倒是越晏些越好。這是老身的妙用，你休錯怪。」秦重連聲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

這一日，秦重不曾做買賣，次日，整理油擔，挑往別處去生理，不走錢塘門一路。每日生意做完，傍晚時分，就打扮齊整，到王九媽家探信。只是不得工夫，又空走了一月有餘。

那一日是二月五，大雪方霽，西風過後，積雪成冰，好不寒冷，卻喜地下乾燥。秦重做了大半日買賣，如前妝扮，又去探信。王九媽笑容可掬，迎著道：「今日你造化，已是九分九釐了。」秦重道：「這一釐是欠著什麼？」九媽道：「這一釐麼？正主兒還不在家。」秦重道：「可回來麼？」九媽道：今日是俞太尉家賞雪，筵席就備在湖船之內。俞內尉是七歲的老人家，風月之事，已自沒分，原說過黃昏送來。你且到新人房裡吃杯燙風酒，慢慢的等他。」秦重道：「煩媽媽引路。」

王九媽引著秦重，彎彎曲曲，走過許多房頭，到一個所在，不是樓房，卻是個平屋三間，甚為高爽。左一間是丫鬟個空房，一般有牀榻桌椅之類，卻是備官鋪的；右一間是花魁娘子臥室，鎖著在那裡；兩傍又有耳房。中間客座，上面掛一幅名人山水；香幾上博山古洞銅爐，燒著龍涎香餅；兩旁書桌，擺設些古玩；壁上貼許多詩稿。秦重愧非文人，不敢細看。心中想道：「外房如此整齊，內室鋪陳，必然華麗。」

今夜盡我受用，兩一夜，也不為多。」九媽讓秦小官坐於客位，自己主位相陪。

少頃之間，丫鬟掌燈過來，抬下一張八仙桌兒，六碗時新果子，一架攢盒，佳餚美醞，未曾到口，香氣撲鼻。九媽執杯相功道：「今日眾小女都有客，老身只得自陪。請開懷暢飲幾杯。」

秦重酒量本不高，況兼正事在心，只吃半杯。吃了一會，便推不飲。九媽道：「秦小官想餓了？且用些飯，再吃酒。」丫鬟捧著雪花白米飯一吃一添。放於秦重面前，就是一盞雜和湯。鴛兒量高，不用飯，以酒相陪。秦重吃了一碗就放。九媽道：「夜長哩，再請些。」秦重又添了半碗。丫鬟提個行燈來說：「浴湯熱了，請客官洗浴。」

秦重原是洗過澡來的，不敢推托，只得又到浴堂，肥皂香湯，洗了一遍。重複穿衣入坐。九媽命撤去肴盒，用暖鍋下酒。此時黃昏已絕，昭慶寺裡的鐘都撞過了。美娘尚未回來：

玉人何處貪歡耍？等得情郎望眼穿。

常言道：「等人心急。」秦重不見婊子回家，好生氣悶。卻被鴛兒夾七夾八說些風話勸酒，不覺又過了一更天氣。只聽外面熱鬧鬧的，卻是花魁娘子回家。丫鬟先來報了，九媽連忙起身出迎，秦重也離座而立。只見美娘吃得大醉，侍女扶將進來。到於門首，醉眼朦朧，看見房中燈燭輝煌，杯盤狼藉，立住腳，問道：「誰在這裡吃酒？」九媽道：「我兒，便是我向日與你說的秦小官人。他心中慕你多時的，送過禮來，因你不得工夫，耽擱他一月有餘了。你今日幸而得空，做娘的留他在此伴你。」美娘道：「臨安郡中並不聞說起有什麼秦小官人，我不去接他。」轉身便走。九媽雙手打開，即忙攔住道：「他是個志誠好人，娘不誤你。」

美娘只得轉身，才跨進房門，抬頭一看，那人有些面善，一時醉了，急切叫不出來，便道：「這個人我認得他的，不是有名稱的子弟，接了他，被人笑話。」九媽道：「我兒，這是湧金門內開綢緞鋪的秦小官人。當初我們住在湧金門時，想你也曾會過，故此面善，你莫識認錯了？做娘的見他來意至誠，一時許了他，不好失信。你看做娘的面上，胡亂留他一晚。做娘的曉得不是了，明日卻與你陪禮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推著美娘的肩頭向前。美娘拗媽媽不過，只得進房相見。正是：

千般難出虔婆口，萬般難脫虔婆手。

饒君縱有萬千般，不如跟著虔婆走。

這些言語，秦重一句句都聽得，佯為不聞。美娘萬福過了，坐於側首，仔細看著秦重，好生疑惑，心裡甚是不悅，默默無言，喚丫鬟將熱酒來，斟著大鍾。鴛兒只道他敬客，卻自家一飲而盡。九媽道：「我兒醉了，少吃些麼。」美娘那裡依他，答應道：「我不醉。」一連吃上兩來杯。這是酒後之酒，醉中之醉，自覺立腳不住。喚丫鬟開了臥房，點了銀缸，也不卸頭，也不解帶，跣脫了繡鞋，和衣上牀，倒身而臥。

鴛兒見女兒如此做作，甚不過意，對秦重道：「小女平日慣了他，專會使性。今日他心中不知為什麼，有些不自在，卻不干你事，休得見怪。」秦重道：「小可豈敢。」

鴛兒又勸了秦重幾杯酒，秦重再三告止。鴛兒送入臥房，向耳邊吩咐道：「那人醉了，放溫存些。」又叫道：「我兒起來，脫了衣服，好好的睡。」美娘已在夢中，全不答應。鴛兒只得去了。丫鬟收拾了杯盤之類，抹了桌子，叫聲「秦小官人，安置吧。」秦重道：「有熱茶要一壺。」丫鬟泡了一壺濃茶，送進房裡。帶轉房門，自去房中安歇。

秦重看美娘時，面對裡牀睡得正熟，把錦被壓在身下。秦重想酒醉之人，必然怕冷，又不敢驚醒他。忽見欄杆上又放著一牀大紅紵絲的錦被，輕輕的取下，蓋在美娘身上，把銀燈挑得亮亮的，取了這壺熱茶，脫鞋上牀，搥在美娘身邊，左手抱著茶壺在懷，右手搭在美娘身上，眼也不敢閉一閉。正是：

未曾握兩攜雲，也算假香倚玉。

卻說美娘睡到半夜，醒將轉來，自覺酒力不勝，胸中似有滿溢之狀，爬起來，坐在被窩中，垂著頭，只管打乾嘔。秦重慌忙也坐起來，知他要吐，放下茶壺，用手撫摩其背。良久，美娘喉間忍不住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美娘放開喉嚨便吐。秦重怕污了被

窩，把自己道袍的袖子張開，罩在他嘴上，美娘不知所以，盡情一嘔，嘔畢，還閉著眼討茶漱口。秦重下牀，將道袍輕輕脫下，放在地平之上，摸茶壺還是暖的，斟上一瓶香噴噴的濃茶，遞與美娘。美娘連吃了二碗，胸中雖然略覺燥，身子兀自倦怠，仍舊倒下，向裡睡去了。秦重脫下道袍，將吐下一袖的膾，重重裹著，放於牀側。

美娘那一覺，直睡到天明方醒。復身轉來，見旁邊睡著一人，問道：「你是那個？」秦重答道：「小可姓秦。」美娘想起夜來之事，恍恍惚惚，不甚記得真了。便道：「我夜來好醉！」

秦重道：「也不甚醉。」又問：「可曾吐麼？」秦重道：「不曾。」

美娘道：「這樣還好。」又想一想道：「我記得曾吐過的。」又記得曾吃過茶來。難道做夢不成？」秦重方才說道：「是曾吐來。小可見小娘子多了杯酒，也防著要吐，把茶壺暖在懷裡。」

小娘子果然吐後討茶。小可斟上，蒙小娘子不棄，飲了兩盃。」

美娘大驚道：「巴巴的吐在那裡？」秦重道：「恐怕小娘子污了被褥，是小可把袖子盛了。」美娘道：「如今在那裡？」秦重道：

「連衣服裹著，藏過在那裡。」美娘道：「可惜壞了你一件衣服。」

秦重道：「這是小可的衣服有幸，得沾小娘子的餘瀝。」美娘聽說，心下想道：「有這般識趣的人！」心裡已有四五分歡喜了。

此時天色大明，美娘起牀小解。看著秦重，猛然想起是秦賣油，遂問道：「你實對我說，是什麼樣人？為何昨夜在此？」

秦重道：「承花魁娘子下問，小子怎敢妄言。小可實是常來宅上賣油的秦重。」遂將初次看見送客，又看見上轎，心上想慕之極，及積攢鏹錢之事，備細述了一遍，「夜來得親近小娘子一夜，三生有幸，心滿意足！」

美娘聽說，愈加可憐道：「我昨夜酒醉，不曾招待得你，你乾折了許多銀子，莫不懊悔？」秦重道：「小娘子天上神仙，小可惟恐伏侍不週，但不見責，已為萬幸，況敢有非意之望！」

美娘道：「你做經紀的人，積下些銀兩，何不留下養家？此地不是你來往的。」秦重道：「小可單只一身，並無妻小。」

美娘頓了一頓，便道：「你今日去了，他日還來麼？」秦重道：「只這昨宵相親一夜，已慰平生，豈敢又作癡想？」美娘想道：「難得這好人！又忠厚，又老實，且又知情識趣，隱惡揚善，千百中難遇此一人！可惜是市井之輩，若是衣冠子弟，情願委身事之！」

正在沉吟之際，丫鬟捧洗臉水進來，又是兩碗姜湯。秦重洗了臉，因夜來未曾脫幘，不用梳頭，呷了幾口姜湯，便要告別。美娘道：「少住不妨，還有話說。」秦重道：「小可仰慕花魁娘子，在旁多站一時，也是好的。但為人豈不自揣！夜來在此，實是大膽，惟恐他人知道，有玷芳名，還是早些去了安穩。」

美娘點了一點頭，打發丫鬟出房，忙忙的開了奩妝，取出二兩銀子，送與秦重，道：「昨夜難為了你，這銀兩權奉為資本，莫對人說。」秦重那裡肯受。美娘道：「我的銀子，來路容易，這些須酬你一宵之情，休得固遜。若本錢缺少，異日還有助你之處。那件污穢的衣服，我叫丫鬟洗乾淨了，還你罷。」秦重道：「粗衣不煩小娘子費心。小可自會清洗。只是領賜不當。」美娘道：「說那裡話。」將銀子揀在秦重袖內，推他轉身。

秦重料難推卻，只得受了，深深作揖，卷了脫下這件齷齪道袍，走出房門，打從鴛兒房前經過。丫鬟看見，叫聲「媽媽，秦小官去了。」王九媽正在淨桶上解手，口中叫道：

「秦小官，如何去得恁早？」秦重道：「有些賤事，改日特來稱謝。」

不說秦重去了。且說美娘與秦重雖然沒點相干，見他一片誠心，去後好不過意。這一日因害酒，辭了客在家將息，千個萬個孤老都不想，倒想秦重，整整的想了一日。有《掛枝兒》為證：

俏冤家，須不是串花街的子弟。你是個做經紀的本分人兒，那匡你會溫存，能軟款，知心知意？料你不是個使性的，料你不是個薄情的，幾番待放下思量也，又不覺思量起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那權在朱家，與蘭花情熟，見朱家老病發在牀，全無顧忌。朱家發作了幾場。兩個商量出一條計策來，夜靜更深，將店中資本席捲，雙雙的「逃之夭夭」，不知去向。

次日天明，朱家老方知，央及鄰里出了個失單，尋訪數日，並無動靜。深悔當日不合為那權所惑，逐了朱重。「如今日久見人心。聞說朱重負居眾安橋下，挑擔賣油，不如仍舊收了他回來，老死有靠。」只怕他記恨在心，叫鄰舍好生勸他回家，但記好，莫記惡。

秦重一聞此言，即日收拾了家火，搬回老家裡。相見之間，痛哭了一場。朱家將所存囊橐，盡數交付秦重。秦重自家又有二兩餘兩本錢，重整店面，坐櫃賣油。因在朱家，仍稱朱重，不用秦字。

不上一月，朱家老病重，醫治不痊，嗚呼哀哉。朱重捶胸大慟，如親父一般，殯殮成服，「七七」做了些好事。朱家祖墳，在清波門外。朱重舉哀安葬，事事成禮。鄰里皆稱其厚德。事定之後，仍先開鋪。原來這油鋪是個老店，從來生意原好，卻被那權刻剝存私，將主僱弄斷了多少。今見朱小官在店，誰家不來作成，所以生意比前越盛。

朱重單身獨自，急切要尋個老成幫手。有個慣做中人的叫做金中，忽一日，引著一個五六十歲的人來。原來那人正是莘善，在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，因那年避亂南奔，被官兵衝散了女兒瑤琴，夫妻兩口，悽悽惶惶，東逃西竄，胡亂的過了幾年。今日聞臨安興旺，南渡人民，大半安插在彼，誠恐女兒流落此地，特來尋訪，又沒消息。把身邊盤纏用盡，欠了飯錢，被飯店中終日趕逐，無可奈何。偶然聽金中說起朱家油鋪要尋個賣油幫手，自己曾開過六陳鋪子，賣油之事，都則在行，況朱小官原是汴京人，又是鄉裡，故此央金中引薦。

朱重問了備細，鄉人見鄉人，不覺感傷：「既然沒處投奔，你老夫妻兩口只住在我身邊，只當個鄉親相處，慢慢的訪著令愛消息，再作區處。」當下取兩貫錢，把與莘善去還了飯錢，連渾家阮氏，也領將來，與朱重相見了，收拾一間空房，安頓他老夫妻在內。兩口兒也盡心竭力，內外相幫，朱重甚是歡喜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一年有餘。多有人見朱小官年長未娶，家道又好，做人又志誠，情願白白把女兒送他為妻。朱重因見了花魁娘子，分容貌，等閒的不看在眼，立心要訪求個出色的女子，方才肯成親。以此日復一日，耽擱下去。正是：

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。

再說王美娘在九媽家，盛名之下，朝歡暮樂，真個口厭肥甘，身賺錦繡。然雖如此，每遇不如意之處，或是子弟們任情使性，吃醋跳槽，或自己病中醉後，半夜三更，沒人疼熱，就想起秦小官人的好處來，只恨無緣再會。也是桃花運盡，合當變更，一年之後，生出一段事端來。

卻說臨安城中有個吳八公子，父親吳岳，見為福州太守。

這吳八公子，新從父親任上回來，廣有金銀。平日間也喜賭錢吃酒，三瓦兩舍走動。聞得花魁娘子之名，未曾識面，屢屢遣人來約，欲要嫖他。美娘聞他氣質不好，不願相接，托故推辭，非止一次。那吳八公子也曾和著閒漢們親到王九媽家幾番，都不曾會。

其時清明節屆，家家掃墓，處處踏青。美娘因連日遊春困倦，且是積下許多詩畫之債，未曾完得，吩咐家中，一應客來都與我辭去。閉了房門，焚起一爐好香，擺設文房四寶，方欲舉筆，只聽得外面沸騰，卻是吳八公子，領著十餘個僕，來接美娘游湖。因見鴛兒每次回他，在中堂行兇，打家打伙。直闖到美娘房前，只見房門鎖閉。

原來妓家有個回客法兒：小娘躲在房內，卻把房門反鎖，支吾客人，只推不在。那老實的就被他哄過了。吳公子是慣家，這些套子，怎地瞞得過。吩咐家人扭斷了鎖，把房門一腳踢開。美娘躲身不迭，被公子看見，不由分說，叫兩個家人左右牽手，從房內直推出房外來，口中兀自亂嚷亂罵。王九媽欲待上前陪禮解勸，看見勢頭不好，只得閃過。家中大小，躲得沒半個影兒。吳家狠僕牽著美娘出了王家大門，不管他弓鞋窄小，望街上飛跑。吳公子在後，揚揚得意。直到西湖口，將美娘攬下了湖船，方才放手。

美娘□二歲到王家，錦繡中養成，珍寶般供養，何曾受恁般凌踐。下了船，對著船頭，掩面大哭。吳八公子全不下面皮，氣忿忿的，像關雲長單刀赴會，一把交椅朝外而坐，狠僕侍立於旁。一面吩咐開船，一面數一數二的發作一個不住：「小賤人！小娼根！不受人抬舉！再哭時就討打了！」

美娘那裡怕他，哭之不已。船至湖心亭，吳八公子吩咐擺盒在亭子內，自己先上去了，卻吩咐家人，叫那小賤人來陪酒。美娘抱住了欄杆，那裡肯去，只是號哭。八公子也覺沒興，自己吃了幾杯淡酒，收拾下船，自來扯美娘。美娘雙腳亂跳，哭聲愈高。八公子大怒，叫狠僕拔去簪珥。美娘蓬著頭，跑到船頭上就要投水，被家童們扶住。公子道：「你撒賴便怕你不成！就是死了，也只費得我幾兩銀子，不為大事！——只是送你一條性命，也是罪過。你住了啼哭時，我就放你回去，不難為你。」

美娘聽說放他回去，真個住了哭。八公子吩咐移船到清波門外僻靜之處，將美娘繡鞋脫下，去其裹腳，露出一對金蓮，如兩條玉筍相似。叫狠僕扶他上岸，罵道：「小賤人，你有本事，自走回家，我卻沒人相送！」說罷，一篙子撐開，再向湖中而去。正是：

焚琴煮鶴從來有，惜玉憐香幾個知？

美娘赤了腳，寸步難行。思想：「自己才貌兩全，只為落於風塵，受此輕賤。平昔枉自結識許多王孫貴客，急切用他不著，受了這般凌辱，就是回去，如何做人？倒不如一死為高。只是死得沒些名目，枉自享個盛名。到此地位，看看村莊婦人，也勝我□二分。這都是劉四媽這個花嘴，哄我落坑墮塹，致有今日！自古紅顏薄命，亦未必如我之甚！」越思越苦，放聲大哭。

事有偶然。卻好朱重那日到清波門外朱□老的墳上祭掃過了，打發祭物下船，自己步回，從此經過。聞得哭聲，上前看時，雖然蓬頭垢面，那玉貌花容，從來無兩，如何認不得！吃了一驚，道：「花魁娘子，如何恁般模樣？」

美娘哀哭之際，聽得聲音嘶熟，止啼而看，原來正是知情識趣的秦小官。美娘當此之際，如見親人，不覺傾心吐膽，告訴他一番。朱重心下□分疼痛，亦為之流淚。袖中帶得有白綾汗巾一條，約有五尺多長，取出劈半扯開，奉與美娘裹腳；親手與他拭淚。又與他挽起青絲，再三把好言寬解。等待美娘哭定，忙去喚個暖轎，請美娘坐了，自己步送，直到王九媽家。

九媽不得女兒消息，在四處打探，慌迫之際，見秦小官送女兒回來，分明送一顆夜明珠還他，如何不喜！況且鴛兒一向不見秦重挑油上門，多曾聽得人說他承受了朱家的店業，手頭活動，體面又比前不同，自然刮目相待。又見女兒這等模樣，問其緣故，已知女兒吃了大苦，全虧了秦小官。深深拜謝，設酒相待。

日已向晚，秦重略飲數杯，起身作別。美娘如何肯放，道：

「我一向有心於你，恨不得你見面。今日定然不放你空去。」鴛兒也來攀留。

秦重喜出望外。是夜，美娘吹彈歌舞，曲盡平生之技，奉承秦重。秦重如做了一個遊仙好夢，喜得魂蕩魄消，手舞足蹈。夜深酒闌，二人相挽就寢。美娘道：「有一句心腹之言與你說，你休得推托。」秦重道：「小娘子若用得著小可時，就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，豈有推托之理？」美娘道：「我要嫁你。」

秦重笑道：「小娘子就嫁一萬個，也還數不到小可頭上。休得取笑，枉自折了小可的食料。」美娘道：「這話實是真心，怎說『取笑』二字？我自□五歲被媽媽灌醉梳弄過了，此時便要從良。只為未曾相處得人，不辨好歹，恐誤了終身大事。以後相處的雖多，都是豪華之輩，酒色之徒。但知買笑追歡的樂意，那有憐香惜玉的真心？看來看去，只有你是個志誠君子。況聞你尚未娶親，若不嫌我煙花賤貨，情願舉案齊眉，白頭奉侍。你若不允之時，我就將三尺白羅，死於君前，表白我這片誠心，也強如昨日死於村郎之手，沒名沒目，惹人笑話。」說罷，嗚嗚的哭將起來。

秦重道：「小娘子休得悲傷。小可承小娘子錯愛，將天就地，求之不得，豈敢推托？只是小娘子千金聲價，小可家貧力薄，如何擺佈？也是力不從心了。」美娘道：「這卻不妨。不瞞你說，我只為從良一事，預先積攢些東西，寄頓在外。贖身之費，一毫不費你心力。」秦重道：「小娘子就是自己贖身，平昔住慣瞭高樓大廈，享用了錦衣玉食，在小可家如何過活？」

美娘道：「布衣蔬食，死而無怨。」秦重道：「小娘子雖然，只怕媽媽不依。」美娘道：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兩個直說到天明。

原來黃翰林的衙內，韓尚書的公子，齊太尉的舍人，這幾個相知的人家，美娘都寄頓得有箱籠。美娘只推要用，陸續取到密地，約下秦重，叫他收置在家。然後一乘轎子，抬到劉四媽家，訴以從良從事。

劉四媽道：「此事老身前日原說過的，只是年紀還早，又不知你要從那一個？」美娘道：「姨娘，你莫管是什麼人，少不得依著姨娘的言語，是個真從良，樂從良，了從良，不是那不真、不假、不了、不絕的勾當。只要姨娘肯開口時，不愁媽媽不允。做姪女的別沒孝順，只有□兩黃金，奉與姨娘，胡亂打些釵子。是必在媽媽前方便，事成之時，媒禮在外。」

劉四媽看見這金子，笑得眼兒沒縫，便道：「自家女兒，又是美事，如何要你的東西？這金子權時領下，只當與你收藏。此事都在老身身上。只是你的娘把你當個搖錢之樹，等閒也不輕放你出去，怕不要千把銀子？那玉兒可是肯出手的麼？也得老身見他一見，與他講通方好。」美娘道：「姨娘莫管閒事，只當你姪女自家贖身便了。」劉四媽道：「媽媽可曉得你到我家來？」美娘道：「不曉得。」四媽道：「你且在我家便飯。待老身先到你家，與媽媽講。講得通時，然後來報你。」

劉四媽僱乘轎子，抬到王九媽家。九媽相迎入內。劉四媽問起吳八公子之事，九媽告訴了一遍。四媽道：「我們行戶人家，倒是養成個半低不高的丫頭，盡可賺錢，又且安穩，不論什麼客就接了，倒是日日不空的。姪女只為聲名大了，好似一塊鯨魚落地，馬蟻兒都要他。雖然熱鬧，卻也不得自在。

說便□兩一夜，也只是個虛名。那些王孫公子來一遍，動不動有幾個幫閒，連宵達旦，好不費事。跟隨的人又不少，個個要奉承他到。一些不到之處，口裡就出粗，哩哩羅哩的罵人，還要暗損你傢伙。又不好告訴得他家主，受了若干悶氣。況且山人墨客，詩社棋社，少不得一月之內，又有幾日官身。這些富貴子弟，你爭我奪，依了張家，違了李家，一邊喜，少不得一邊怪了。就是吳八公子這一個風波，嚇殺人的。萬一失蹉，卻不連本送了？官宦人家，與他打官司不成，只索忍氣吞聲。今日還虧著你家香煙高，太平沒事，一個霹靂空中過去了。倘然山高水低，悔之無及。妹子聞得吳八公子不懷好意，還要與你家索鬧。姪女的性氣又不好，不肯奉承人，第一這一件乃是個惹禍之本。」

九媽道：「便是這件，老身好不擔憂。就是這八公子，也是有名有稱的人，又不是下賤之人，這丫頭抵死不肯接他，惹出這場寡氣。當初他年紀小時，還聽人教訓，如今有了個虛名，被這些富貴子弟誇他獎他，慣了他情性，驕了他氣質，動不動自作自主，逢著客來，他要接便接，他若情願時，便是九牛也休想牽得他轉！」

劉四媽道：「做小娘的略有些身分，都則如此。」王九媽道：「我如今與你商議：倘若有個肯出錢的，不如賣了他去，倒得乾淨，省得終身擔著鬼胎過日。」劉四媽道：「此言甚妙。

賣了他一個，就討得五六個。若湊巧撞得著相應的，□來個也討得的，這等便宜事如何不做！」

王九媽道：「老身也曾算計過來。那些有勢有力的不肯出錢，專要討人便宜；及至肯出幾兩銀子的，女兒又嫌好道歉，做張做智的不肯。若有好主兒，妹子做媒，作成則個。倘若這丫頭不肯時節，還求你攬掇。這丫頭，做娘的話也不聽，只你說得他信，話得他轉。」

劉四媽呵呵大笑道：「做妹子的此來，正為與姪女做媒。

你要多少銀子，便肯放他出門？」九媽道：「妹子，你是明理的人。我們這行戶中，只有賤買，那有賤賣？況且美兒數年盛名，滿臨安誰不知他是花魁娘子？難道三百四百，就容他走動？少不得要足千金。」

劉四媽道：「待妹子去講。若肯出這個數目，做妹子的便來多口；若合不著時，就不來了。」臨行時又故意問道：「姪女今日在那裡？」王九媽道：「不要說起，自從那日吃了吳八公子的虧，怕他還來淘氣，終日裡抬個轎子，各宅去分訴。前日在齊太尉家，昨日在黃翰林家，今日又不知到那家去了。」

劉四媽道：「有了你老人家做主，按定了坐盤星，也不容姪女不肯。萬一不肯時，做妹子的自會勸他。只是尋得主僱來，你卻莫要拿班做勢。」九媽道：「一言既出，並無他說。」

九媽送至門首。劉四媽叫聲「聒噪」，上轎去了。這才是：

數黑論黃雌陸賈，說長話短女隨何。

若還都像虔婆口，尺水能興萬丈波。

劉四媽回到家中與美娘說道：「我對你媽媽如此說，這般講，你媽媽已自肯了。只要銀子見面，這事立地便成。」美娘道：「銀子已曾辦下，明日姨娘千萬到我家來，玉成其事，不要冷了場，改日又費講。」四媽道：「既然約定，老身自然到宅。」美娘別了劉四媽，回家一字不提。

次日午牌時分，劉四媽果然來了。王九媽問道：「所事如何？」四媽道：「□有八九，只不曾與姪女說過。」四媽來到美娘房中，兩下相叫了，講了一回說話。四媽道：「你的主兒到了不曾？那話兒在那裡？」美娘指著牀頭道：「在這幾只皮箱裡。」美娘把五六隻皮箱一時都開發，五□兩一封，搬出□三四封來；又把些金珠寶玉算價，足夠千金之數。把個劉四媽驚得眼中出火，口內流涎，想道：「小小年紀，這等有肚腸！

不知如何設法積下許多東西？我家這幾個粉頭，一般接客，趕得著他那裡！不要說不會生發，就是有幾文錢在荷包裡，閒時買瓜子磕，買糖兒吃，兩條腳帶破了，還要媽媽的與他買布哩。偏生九阿姐造化討得著，平時賺了若干錢鈔，臨出門還有這一注大財，又是取諸宮中，不勞餘力。」這是心中暗想之語，卻不曾說出來。

美娘見劉四媽沉吟，只道他作難索謝，慌忙又取出四匹潞綢，兩股寶釵，一對鳳頭玉簪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「這幾件東西，奉與姨娘為伐柯之敬。」劉四媽歡天喜地，對王九媽說道：

「姪女情願自家贖身，一般身價，並不短少分毫，比著孤老贖身更好。省得閒漢們從中說合，費酒費漿，還要加一加二的謝他。」

王九媽聽得說女兒皮箱內有許多東西，倒有個喞然之色。

你道卻是為何？世間只有鴛兒最狠，做小娘的設法些東西，都送到他手裡，才是快活；也有做些私房在箱籠內，鴛兒曉得些風聲，專等女兒出門，腆開鎖鑰，翻箱倒籠，取個罄空。只為美娘盛名之下，相交都是大頭兒，替做娘的掙得錢鈔，且又性格有些古怪，等閒不敢觸他。故此，臥房裡面，鴛兒的腳也不擱進去。誰知他如此有錢！

劉四媽見九媽顏色不善，便猜著了，連忙道：「九阿姐，你休得三心兩意。這些東西，就是姪女自家積下的，也不是你本分之錢。他若肯花費時，也花費了。或是他不長進，把來津貼了得意的孤老，你也那裡知道？這還是他做家的好處。

況且小娘自己手中沒有錢鈔，臨到從良之際，難道赤身趕他出門？少不得頭上腳下，都要收拾得光鮮，等他好去別人家做人。如今他自家拿得出這些東西，料然一絲一線，不費你的心。這一注銀子，是你完完全全繫在腰胯裡的。他就贖身出去，怕不是你女兒？倘然他掙得好時，時朝月節，怕他不來孝順你？就是嫁了人時，他又沒有親爹親娘，你也還去做得著他的外婆，受用處正有哩。」

只這一套話，說得王九媽心中爽然，當下應允。劉四媽就去搬出銀子，一封一兌過，交付與九媽，又把這些金珠寶玉，逐件指物作價。對九媽說道：「這都是做妹子的故意估下他些價錢。若換與人，還便宜得幾□兩銀了。」

王九媽雖同是個鴛兒，倒是個老實頭，但憑劉四媽說話，無有不納。劉四媽見王九媽收了這注東西，便叫亡八寫了婚書，交付與美兒。美兒道：「趁姨娘在此，奴家就拜別了爹媽出門，借姨娘家住一兩日，擇吉從良。未知姨娘允否？」劉四媽得了美娘許多謝禮，生怕九媽翻悔，巴不得美娘出了他門，完成一事，便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

當下美娘收拾了房中自己的梳台拜匣皮箱鋪蓋之類。但是鴛兒家中之物，一毫不動。收拾已完，隨著四媽出房，拜別了假爹假媽，和那姨娘行中都相叫了。王九媽一般哭了幾聲。美娘喚人挑了行李，欣然上轎，同劉四媽到他家去。四媽出一間幽靜的好房，頓下美娘的行李。眾小娘都來與美娘叫喜。

是晚，朱重差莘善到劉四媽家討信，已知美娘贖身出來。

擇了吉日，笙簫鼓樂娶親。劉四媽就做大媒送親。朱重與花魁娘子花燭洞房，歡喜無限：

雖然舊事風流，不減新婚佳趣。

次日，莘善老夫妻請新人相見，各各廝認，吃了一驚。問起根由，至親三口抱頭而哭。朱重方才認得是丈人丈母。請他上坐，夫妻二人重新拜見。親鄰聞知，無不駭然。是日整備筵席，慶賀兩重之喜，飲酒盡歡而散。

三朝之後，美娘叫丈夫備下幾副厚禮，分送舊相知各宅，以酬其寄頓箱籠之恩，並報他從良信息。此是美娘有始有終處。王九媽、劉四媽家各有禮物相送，無不感激。

滿月之後，美娘將箱籠打開，內中都是黃白之資，吳綾蜀錦，何止百計，共有三千餘金，都將匙鑰交付丈夫，慢慢的買房買產，整頓家當。油鋪生理，都是丈人莘公管理。不上一年，把家業掙得花錦般相似，驅奴使婢，甚有氣象。

朱重感謝天地神明保佑之德，發心於各寺廟喜舍合殿香燭一套，供琉璃燈油三個月，齋戒沐浴，親往拈香禮拜。先從昭慶寺起，其他靈隱、法相、淨慈、天竺等寺，以次而行。

就中單說天竺寺是觀音大士的香火，有上天竺、中天竺、下天竺三處，香火俱盛，卻是山路，不通舟楫。朱重叫從人挑了一擔香燭，三擔清油，自己乘轎而往。先到上天竺來，寺僧迎接上殿。老香火秦公點燭添香。

此時朱重居移氣，養移體，儀容魁梧，非復幼時面目。秦公那裡認得他是兒子，只因油桶上有個大大的「秦」字，又有「汴梁」二字，心中甚以為奇。

也是天然湊巧，剛剛到上天竺，偏用著這兩隻油桶。朱重拈香已畢，秦公托出茶盤，主僧奉茶。秦公問道：「不敢動問施主，這油桶上為何有此三字？」

朱重聽得問聲，帶著汴梁人的土音，忙問道：「老香火，你問它怎麼？莫非也是汴梁人麼？」秦公道：「正是。」朱重道：

「你姓甚名誰？為何在此出家？共有幾年了？」秦公把自己姓名鄉裡，細細告訴，「某年上避兵來此，因無活計，將□三歲的兒子秦重，過繼與朱家，如今有八年之遠，一向為年老多病，不曾下山問得信息。」

朱重一把抱住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孩兒便是秦重，向在朱家挑油買賣。正為要訪求父親下落，故此於油桶上寫『汴梁秦』三字，做個標識。誰知此地相逢！真乃天與其便！」眾僧見他父子別了八年，今朝重會，各各稱奇。

朱重這一日就歇在上天竺，與父親同宿，各敘情節。次日取出中天竺、下天竺兩個疏頭換過，內中朱重仍改做秦重，復了本姓。兩處燒香，禮拜已畢，轉到上天竺，要請父親回家安樂供養。秦公出家已久，吃素持齋，不願隨兒子回家。秦重道：「父親別了八年，孩兒有缺侍奉。況孩子新娶媳婦，也得他拜見公公方是。」秦公只得依允。秦重將轎子讓與父親乘坐，自己步行，直到家

中。秦重取出一套新衣，與父親換了，中堂設坐，同妻莘氏雙雙參拜。親家莘公，親母阮氏，齊來見禮。

此日大排筵席。秦公不肯開葷，素酒素食。次日，鄰里斂錢稱賀。一則新婚，二則新娘子家眷團圓，三則父子重逢，四則秦小官歸宗複姓，共是四重大喜，一連吃了幾日喜酒。

秦公不願家居，思想上天竺故處清淨出家。秦重不敢違親之志，將銀二百兩，於上天竺另造淨室一所，送父親到彼居住。其日用供給，按月送去。每日親往候問一次，每一季同莘氏往候一次。那秦公活到八旬餘，端坐而化。遺命葬於本山。此是後話。

卻說秦重和莘氏夫妻偕老，生下兩個孩兒，俱讀書成名。

至今風月中市語，凡誇人善於幫襯，都叫做「秦小官」，又叫「賣油郎」。有詩為證：

春來處處百花新，蜂蝶紛紛競彩春。

堪笑豪家多子弟，風流不及賣油人。